

內觀雜誌第 74 期【2010 年 9 月】

內觀雜誌第 74 期

【本期重點】參禪和無門關：（1）參禪的先決條件；（2）禪宗無門關。

第 74 期內容：

- （1）參禪的先決條件（虛雲老和尚）
- （2）禪宗無門關（無門慧開，1183-1260）



參禪的先決條件

說明：

以下分段標出虛雲老和尚所講述的「參禪的先決條件」。參禪時，離不開定和慧，是內觀修行的一種獨特法門，適合喜歡追根究底者來實修，但須有「過來人」指導。

【01】參禪的目的，在明心見性；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，實見自性的面目。污染就是妄想執著，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。如來智慧德相，為諸佛眾生所同具，無二無別，若離了妄想執著，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，就是佛，否則就是眾生。只為你我從無量劫來，迷淪生死，染汙久了，不能當下頓脫妄想，實見本性，所以要參禪。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，就是**除妄想**。妄想如何除法？

(A) 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，最簡單的莫如「歇即菩提」一個「歇」字。

(B) 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，到六祖後禪風廣播，震爍古今，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要緊的話，莫若「屏息諸緣，一念不生」。屏息諸緣，就是萬緣放下，所以「**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**」這兩句話，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。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，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，就是入門都不可能。蓋萬緣纏繞，念念生滅，你還談得上參禪嗎？

【02】「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」，是參禪的先決條件，我們既然知道了，那末，如何才能做到呢？

(A) 上焉者，一念永歇，直至無生，頓證菩提，毫無絡索。

(B) 其次，則以理除事，了知自性，本來清淨，煩惱菩提，生死涅槃，皆是假名，原不與我自性相干。事事物物，皆是夢幻泡影，我此四大色身，與山河大地，在自性中，如海中的浮漚一樣，隨起隨滅，無礙本體。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，通身放下，如死人一樣，自然根塵識心消落，貪嗔癡愛泯滅，**所有這身子的痛癢、苦樂、饑寒、飽暖、榮辱、生死、禍福、吉凶、毀譽、得喪、安危險夷，一概置之度外，這樣才算放下**。一放下，一切放下，永永放下，叫作萬緣放下。萬緣放下了，妄想自消，分別不起，執著遠離，至此一念不生，自性光明，全體顯露。至是參禪的條件具備了，再用功真參實究，明心見性才有分。

【03】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，夫法本無法，一落言詮，即非實義。了此一心，本來是佛，直下無事，各各現成，說修說證，都是魔話。達摩東來，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明明白白指示，大地一切眾生都是佛，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，隨順無染，二六時中，行住坐臥，心都無異，就是現成的佛，不須用心用力，更不要有作有為，不勞纖毫言說思惟。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，最自在的事，而且操之在我，不假外求。大地一切眾生，如果不甘長劫輪轉於四生六道，永沈苦海，而願成佛，常樂我淨，諦信佛祖誠言，放下一切、善惡都莫思量，個個可以立地成佛。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，發願度盡一切眾生，不是無憑無據，空發大願，空講大話的。

【04】上來所說，法爾如此，且經佛祖反覆闡明，叮嚀囑咐，真語實語，並無絲毫虛誑。無奈大地一切眾生，從無量劫來，迷淪生死苦海，頭出頭沒，輪轉不已，迷惑顛倒，背覺合塵。猶如精金投入糞坑，不惟不得受用，而且染汙不堪。

佛以大慈悲，不得已說出八萬四千法門：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眾生，用來對治貪嗔癡愛等八萬四千習氣毛病。猶如金染上各種污垢，乃教你用鏟、用刷、用水、用布等來洗刷琢抹一樣。所以佛說的法，門門都是妙法，都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，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，不必強分法門的高下，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為宗、教、律、淨、密，這五種法門，隨各人的根性和興趣，任行一門都可以，總在一門深入，歷久不變，就可以成就。

【05】宗門主參禪，參禪在「明心見性」，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所謂「明悟自心，徹見本性」。這個法門，自佛拈花起，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，下手工夫屢有變遷。

(A) 在唐宋以前的禪德，多是由一言半句，就悟道了，師徒間的傳授，不過以心印心，並沒有什麼實法。平日參問酬答，也不過隨方解縛，因病與藥而已。

(B) 宋代以後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，講了做不到，譬如說「放下一切」、「善惡莫思」，但總是放不下，不是思善，就是思惡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祖師們不得已，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，教學人參公案。初是看話頭，甚至於要咬定一個死話頭，教你咬得緊緊，剎那不要放鬆，如老鼠啃棺材相似，咬定一處，不通不止，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。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，如惡毒在身，非開刀療治，難以生效。

【06】古人的公案多得很，後來專講看話頭，有的「看拖死屍的是誰」，

有的「看父母未生之前，如何是我本來面目」，晚近諸方多用「看念佛是誰」這一話頭。其實都是一樣，都很平常，並無奇特。如果你要說看念經的是誰，看持咒的是誰，看拜佛的是誰，看吃飯的是誰，看穿衣的是誰，看走路的是誰，看睡覺的是誰，都是一個樣子，誰字下的答案，就是心。

【07】話從心起，心是話之頭；念從心起，心是念之頭；萬法皆從心生，心是萬法之頭。其實話頭，即是念頭，念之前頭就是心。直言之，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。由此你我知道，看話頭就是觀心，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，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，就是觀心。性即是心，「反聞聞自性」，即是反觀觀自心，「圓照清淨覺相」，清淨覺相即是心。照即觀也，心即是佛，念佛即是觀佛，觀佛即是觀心。所以說「看話頭」，或者是說「看念佛是誰」，就是觀心，即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，即是觀照自性佛。心即性，即覺，即佛，無有形相方所，了不可得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不出不入，無往無來，就是本來現成的清淨法身佛。

【08】行人都攝六根，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，照顧此一話頭，看到離念的清淨自心，再綿綿密密，恬恬淡淡，寂而照之，直下五蘊皆空，身心俱寂，了無一事。從此晝夜六時，行住坐臥，如如不動，日久功深，見性成佛，苦厄度盡。

昔高峰祖師云：「學者能看個話頭，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，直下落底，若七日不得開悟，當截取老僧頭去。」

同參們，這是過來人的話，是真語實語，不是騙人的誑語啊。

【09】然而為什麼現代的人看話頭的多，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？這是由於現代的人，根器不及古人，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，多是沒有摸清、有的人東參西訪，南奔北走，結果鬧到老，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，不知什麼是話頭，如何才算看話頭，一生總是執著言句名相，在話尾上用心。「看念佛是誰」呀，「照顧話頭」呀，看來看去，參來參去，與話頭東西背馳，哪里會悟此本然的無為大道呢？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？金屑放在眼裏，眼只有瞎，那裏會放大光明呀！可憐啊可憐啊，好好的兒女，離家學道，志願非凡，結果空勞一場，殊可悲憫！古人云：「寧可千年不悟，不可一日錯路」。

【10】修行悟道，易亦難，難亦易，如開電燈一樣，會則彈指之間，大放光明，萬年之黑暗頓除；不會則機壞燈毀，煩惱轉增。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，著魔發狂，吐血罹病，無明火大，人我見深，不是很顯

著的例子嗎？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，務須心平氣和，無罣無礙，無人無我，行住坐臥，妙合玄機。參禪這一法，本來無可分別，但做起功夫來，初參有初參的難易，老參有老參的難易。

【11】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？身心不純熟，門路找不清，功夫用不上，不是心中著急，即是打盹度日，結果成為「頭年初參，二年老參，三年不參」。易的地方是什麼呢？只要具足一個信心，長永心和無心。

(A)所謂信心者，第一信我此心、本來是佛，與十方三世諸佛無異；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，法法都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。

(B)所謂長永心者，就是選定一法，終生行之，乃至來生又來生，都如此行持，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，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，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，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。任修何種法門，總要以戒為本。果能如是做去，將來沒有不成的。滄山老人說：（若有人能行此法），「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」。又永嘉老人說：「若將妄語誑眾生，永墮拔舌塵沙劫」。

(C)所謂無心者，就是放下一切，如死人一般，終日隨眾起倒，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，成為一個無心道人。

【12】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，若是參禪看話頭，就看「念佛是誰」，你自己默念幾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看這念佛的是誰？這一念從何處起的？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，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。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，我若死了，我的身口猶在，何以不能念了呢？當知這一念是從我心起的，即從心念起處，一觀覷定，驀直看去，如貓捕鼠，全副精神集中於此，沒有二念。

但要緩急適度，不可操之太急，發生病障。行住坐臥，都是如此，日久功深，瓜熟蒂落，因緣時至，觸著碰著，忽然大悟。此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直至無疑之地，如十字街頭見親爺，得大安樂。

【13】老參的難易如何呢？所謂老參，是指親近過善知識，用功多年，經過一番鍛煉，身心純熟，理路清楚，自在用功，不感辛苦。老參上座的難處，就是在此自在明白當中停住了，中止化城，不到寶所。能靜不能動，不能得真實受用，甚至觸境生情，取捨如故，欣厭宛然，粗細妄想，依然牢固。所用功夫，如冷水泡石頭，不起作用。久之也就疲懈下去，終於不能得果起用。老參上座，知道這個困難，立即提起本參話頭，抖擻精神，於百尺竿頭，再行邁進，直到高高峰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撒手縱橫去，與佛祖覲體相見，困難安在？不亦易乎。

【14】話頭即是一心。你我此一念心，不在中間內外，亦在中間內外，如虛空的不動而遍一切處。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，也不要向下壓；提上則引起掉舉，壓下則落於昏沈，違本心性，皆非中道。大家怕妄想，以降伏妄想為極難。

我告訴諸位，不要怕妄想，亦不要費力去降伏他，你只要認得妄想，不執著他，不隨逐他，也不要排遣他，只不相續，則妄想自離。所謂「妄起即覺，覺即離妄」。若能利用妄想做功夫，看此妄想從何處起。妄想無性，當體立空，即復我本無的心性，自性清淨法身佛，即此現前。究實言之，真妄一體，生佛不二，生死涅槃，菩提煩惱，都是本心本性，不必分別，不必欣厭，不必取捨，此心清淨，本來是佛，不需一法，哪里有許多囉嗦——參！



禪宗無門關

(大正 Vol. 48, No. 2005)

宋無門慧開 (1183-1260) 著

參學比丘彌衍宗紹編

(彌衍宗紹是無門慧開的法嗣)

說道無門，盡大地人得入。說道有門，無阿師分。第一強添幾箇注脚，大似笠上頂笠，硬要習翁贊揚。又是乾竹絞汁，著得這些哮喘本，不消習翁一擲，一擲莫教一滴落江湖，千里烏騅追不得。

紹定改元七月晦，習菴陳[埃-矢+貝]寫。

紹定二年正月初五日，恭遇天基聖節，臣僧慧開，預於元年(註：1228年)十二月初五日，印行拈提佛祖機緣四十八則，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。皇帝陛下，恭願：聖明齊日月，叡算等乾坤，八方歌有道之君，四海樂無為之化。

慈懿皇后功德報因佑慈禪寺前住持傳法臣僧慧開謹言。

無門禪師自序

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既是無門，且作麼生透？豈不見道：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；從緣得者，始終成壞」？恁麼說話，大似無風起浪，好肉剜瘡。何況滯言句、覓解會，掉棒打月，隔靴爬痒，有甚交涉！

慧開紹定戊子夏，首眾于東嘉龍翔，因衲子請益，遂將古人公案，作敲門瓦子，隨機引導學者。竟爾抄錄，不覺成集。初不以前後敘列，共成四十八則。通曰：「無門關」。

若是箇漢不顧危亡，單刀直入，八臂那吒攔他不住；縱使西天四七、東土二三，只得望風乞命。設或躊躇，也似隔窗看馬騎，眨得眼來，早已蹉過。

頌曰：大道無門，千差有路，透得此關，乾坤獨步。

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目錄

趙州狗子，百丈野狐，俱胝豎指，
胡子無鬚，香巖上樹，世尊拈花，
趙州洗鉢，奚仲造車，大通智勝，
清稅孤貧，州勘庵主，巖喚主人，
德山托鉢，南泉斬貓，洞山三頓，
鐘聲七條，國師三喚，洞山三斤，
平常是道，大力量人，雲門屎橛，
迦葉剎竿，不思善惡，離卻語言，
三座說法，二僧卷簾，不是心佛，
久響龍潭，非風非幡，即心即佛，
趙州勘婆，外道問佛，非心非佛，
智不是道，倩女離魂，路逢達道，
庭前柏樹，牛過窗櫺，雲門話墮，
趯倒淨瓶，達磨安心，女子出定，
首山竹篋，芭蕉拄杖，他是阿誰，
竿頭進步，兜率三關，乾峰一路。

無門關

第一則、趙州狗子

趙州和尚，因僧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州云：「無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參禪須透祖師關，妙悟要窮心路絕。祖關不透，心路不絕，盡是依草附木精靈。且道：如何是祖師關？只者一箇『無』字，乃宗門一關也。遂目之曰：『禪宗無門關』。透得過者，非但親見趙州，便可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，眉毛廝結，同一眼見，同一耳聞，豈不慶快。

莫有要透關底麼？將三百六十骨節，八萬四千毫竅，通身起箇疑團，參箇『無』字，晝夜提撕，莫作虛無會，莫作有無會，如吞了箇熱鐵丸相似，吐又吐不出。蕩盡從前惡知惡覺，久久純熟，自然內外打成一片，如啞子得夢，只許自知。驀然打發，驚天動地，如奪得大刀入

手，逢佛殺佛，逢祖殺祖，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，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。且作麼生提撕？盡平生氣力舉箇『無』字。若不間斷，好似法燭一點便著。」

頌曰：

「狗子佛性，全提正令；纔涉有無，喪身失命。」

第二則、百丈野狐

百丈和尚，凡參次，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。眾人退，老人亦退。忽一日不退，師遂問：「面前立者，復是何人？」老人云：「諾！某甲非人也。於過去迦葉佛時，曾住此山，因學人問：『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』某甲對云：『不落因果。』五百生墮野狐身。今請和尚代一轉語，貴脫野狐。」遂問：「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不昧因果。」老人於言下大悟，作禮云：「某甲已脫野狐身，住在山後，敢告和尚：乞依亡僧事例。」師令維那白槌告眾：「食後送亡僧！」大眾言議：「一眾皆安，涅槃堂又無人病，何故如是？」食後，只見師領眾，至山後巖下，以杖挑出一死野狐，乃依火葬。師至晚上堂，舉前因緣。黃蘗便問：「古人錯祇對一轉語，墮五百生野狐身；轉轉不錯，合作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，與伊道。」黃蘗遂近前，與師一掌。師拍手笑云：「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不落因果，為甚墮野狐？不昧因果，為甚脫野狐？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，便知得：前百丈贏得風流五百生。」

頌曰：

「不落不昧，兩采一賽；不昧不落，千錯萬錯。」

第三則、俱胝豎指

俱胝和尚，凡有詰問唯舉一指。後有童子，因外人問：「和尚說何法要？」童子亦豎指頭。胝聞，遂以刃斷其指。童子負痛號哭而去。胝復召之，童子迴首。胝卻豎起指，童子忽然領悟。胝將順世，謂眾曰：「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一生受用不盡！」言訖示滅。

無門曰：

「俱胝并童子悟處，不在指頭上。若向者裏見得，天龍同俱胝并童子

與自己，一串穿卻。」

頌曰：

「俱胝鈍置老天龍，利刃單提勘小童；巨靈抬手無多子，分破華山千萬重。」

第四則、胡子無鬚

或庵曰：「西天胡子，因甚無鬚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者箇胡子，直須親見一回始得。說親見，早成兩箇！」

頌曰：

「癡人面前，不可說夢；胡子無鬚，惺惺添懵。」

第五則、香巖上樹

香巖和尚云：「如人上樹，口啣樹枝，手不攀枝，腳不踏樹。樹下有人問西來意。不對，即違他所問；若對，又喪身失命。正恁麼時，作麼生對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縱有懸河之辨，總用不著，說得一大藏教，亦用不著。若向者裏對得著，活卻從前死路頭，死卻從前活路頭。其或未然，直待當來問彌勒。」

頌曰：

「香巖真杜撰，惡毒無盡限；啞卻衲僧口，通身迸鬼眼。」

第六則、世尊拈花

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是時眾皆默然，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黃面瞿曇，傍若無人，壓良為賤，懸羊頭賣狗肉，將謂多少奇特。只如當時大眾都笑，正法眼藏作麼生傳？設使迦葉不笑，正法眼藏又

作麼生傳？若道正法眼藏有傳授，黃面老子誑諱閭閻；若道無傳授，為甚麼獨許迦葉？」

頌曰：

「拈起花來，尾巴已露；迦葉破顏，人天罔措。」

第七則、趙州洗鉢

趙州，因僧問：「某甲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」州云：「喫粥了也未？」

僧云：「喫粥了也。」州云：「洗鉢盂去。」其僧有省。

無門曰：

「趙州開口見膽，露出心肝，者僧聽事不真，喚鐘作甕。」

頌曰：

「只為分明極，翻令所得遲；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」

第八則、奚仲造車

月庵和尚問僧：「奚仲造車一百輻，拈卻兩頭，去卻軸，明甚麼邊事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也直下明得，眼似流星，機如掣電。」

頌曰：

「機輪轉處，達者猶迷；四維上下，南北東西！」

第九則、大通智勝

興陽讓和尚，因僧問：「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時，如何？」讓曰：「其問甚諦當！」僧云：「既是坐道場，為甚麼不得成佛道？」讓曰：「為伊不成佛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只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。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；聖人若會，即是凡夫。」

頌曰：

「了身何似了心休？了得心兮身不愁。若也身心俱了了，神仙何必更封侯！」

第十則、清稅孤貧

曹山和尚，因僧問云：「清稅孤貧，乞師賑濟。」山云：「稅闍梨！」稅應：「諾！」山曰：「青原白家酒三盞，喫了猶道未沾唇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清稅輸機，是何心行？曹山具眼，深辨來機。然雖如是，且道：『那裏是稅闍梨喫酒處？』」

頌曰：

「貧似范丹，氣如項羽；活計雖無，敢與鬥富。」

第十一則、州勘庵主

趙州到一庵主處問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主豎起拳頭。州云：「水淺，不是泊舡處！」便行。又到一庵主處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主亦豎起拳頭。州云：「能縱能奪，能殺能活！」便作禮。

無門曰：

「一般豎起拳頭，為甚麼肯一個、不肯一個？且道：『[言*肴]訛在甚處？』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，便見趙州舌頭無骨，扶起放倒，得大自在。雖然如是，爭奈趙州卻被二庵主勘破！若道二庵主有優劣，未具參學眼；若道無優劣，亦未具參學眼。」

頌曰：

「眼流星，機掣電；殺人刀，活人劍。」

第十二則、巖喚主人

瑞巖彥和尚，每日自喚：「主人公」，復自應：「諾！」；乃云：「惺惺著！」「喏！」「他時異日莫受人瞞！」「喏！喏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瑞巖老子自買自賣，弄出許多神頭鬼面，何故[斬/耳]？一個喚底，一個應底；一個惺惺底，一個不受人瞞底。認著依前，還不是。若也效他，總是野狐見解。」

頌曰：

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前認識神；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」

第十三則、德山托鉢

德山一日托鉢下堂，見雪峰問：「者老漢，鐘未鳴、鼓未響，托鉢向甚處去？」山便回方丈。峰舉似巖頭，頭云：「大、小德山未會末後句！」山聞，令侍者喚巖頭來，問曰：「汝不肯老僧那？」巖頭密啟其意，山乃休去。明日陞座，果與尋常不同。巖頭至僧堂前，拊掌大笑云：「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，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是末後句，巖頭、德山俱未夢見在！撿點將來，好似一棚傀儡！」

頌曰：

「識得最初句，便會末後句；末後與最初，不是者一句。」

第十四則、南泉斬貓

南泉和尚，因東、西堂爭貓兒，泉乃提起云：「大眾道得即救，道不得即斬卻也！」眾無對，泉遂斬之。晚，趙州外歸，泉舉似州。州乃脫履，安頭上而出。泉云：「子若在，即救得貓兒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且道：『趙州頂草鞋』，意作麼生？若向者裏，下得一轉語，便見南泉令不虛行；其或未然，險！」

頌曰：

「趙州若在，倒行此令，奪卻刀子，南泉乞命。」

第十五則、洞山三頓

雲門因洞山參次，門問曰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山云：「查渡。」門曰：「夏在甚處？」山云：「湖南報慈。」門曰：「幾時離彼？」山云：「八月二十五。」門曰：「放汝三頓棒。」山至明日卻上問訊：「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，不知過在甚麼處？」門曰：「飯袋子！江西湖南，便恁麼去！」山於此大悟。

無門曰：

「雲門當時便與本分草料，使洞山別有生機一路，家門不致寂寥。一夜在是非海裏著到，直待天明，再來又與他注破，洞山直下悟去，未

是性燥。且問諸人：『洞山三頓棒，合喫不合喫？』若道合喫，草木叢林皆合喫棒；若道不合喫，雲門又成誑語。向者裏明得，方與洞山出一口氣。」

頌曰：

「獅子教兒迷子訣，擬前跳躑早翻身；無端再敘當頭著，前箭猶輕後箭深。」

第十六則、鐘聲七條

雲門曰：「世界怎麼廣闊，因甚向鐘聲裏披七條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大凡參禪學道，切忌隨聲逐色，縱使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也是尋常。殊不知衲僧家，騎聲蓋色，頭頭上明，著著上妙。然雖如是，且道：聲來耳畔，耳往聲邊，直饒響寂雙忘，到此如何話會？若將耳聽應難會，眼處聞聲方始親！」

頌曰：

「會則事同一家，不會萬別千差；不會事同一家，會則萬別千差。」

第十七則、國師三喚

國師三喚侍者，侍者三應，國師云：「將謂吾辜負汝，元來卻是汝辜負吾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國師三喚，舌頭墮地；侍者三應，和光吐出。國師年老心孤，按牛頭喫草；侍者未肯承當，美食不中飽人餐。且道：那裏是他辜負處？國清才子貴，家富小兒嬌未肯承當。美食不中飽人餐。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。國清才子貴。家富小兒嬌。」

頌曰：

「鐵枷無孔要人擔，累及兒孫不等閑；欲得撐門并拄戶，更須赤腳上刀山。」

第

十八則、洞山三斤

洞山和尚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山云：「麻三斤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洞山老人參得些蚌蛤禪，纔開兩片，露出肝腸，然雖如是，且道：向甚處見洞山？」

頌曰：

「突出麻三斤，言親意更親；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」

第十九則、平常是道

南泉因趙州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泉云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州云：「還可趣向否？」泉云：「擬向即乖。」州云：「不擬爭知是道？」泉云：「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；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擬之道，猶如太虛廓然洞豁，豈可強是非也。」州於言下頓悟。

無門曰：

「南泉被趙州發問，直得瓦解冰消，分疏不下。趙州縱饒悟去，更參三十年始得！」

頌曰：

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；若無閑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

第二十則、大力量人

松源和尚云：「大力量人因甚抬腳不起？」又云：「開口不在舌頭上」

無門曰：

「松源可謂傾腸倒腹，只是欠人承當。縱饒直下承當，正好來無門處喫痛棒，何故[斬/耳]？要識真金火裏看。」

頌曰：

「抬腳踏翻香水海，低頭俯視四禪天；一箇渾身無處著，請續一向。」

第二十一則、雲門屎橛

雲門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門云：「乾屎橛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雲門可謂家貧難辨素食，事忙不及草書，動便將屎橛來撐門拄戶，佛法興衰可見。」

頌曰：

「閃電光，擊石火；眨得眼，已蹉過。」

第二十二則、迦葉剎竿

迦葉因阿難問云：「世尊傳金襴袈裟外，別傳何物？」葉喚云：「阿難！」

難應：「諾！」葉云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親切，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。其或未然，毘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而今不得妙？」

頌曰：

「問處何如答處親，幾人於此眼生筋？兄呼弟應揚家醜，不屬陰陽別是春。」

第二十三則、不思善惡

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，祖見明至，即擲衣鉢於石上云：「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？任君將去！」明遂舉之，如山不動，踟躕悚慄，明曰：「我來求法，非為衣也，願行者開示！」祖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明當下大悟，遍體汗流，泣淚作禮，問曰：「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意旨否？」祖曰：「我今為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自己面目，密卻在汝邊。」明云：「某甲雖在黃梅隨眾，實未省自己面目，今蒙指授入處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。」祖云：「汝若如是，則吾與汝同師黃梅，善自護持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，老婆心切，譬如新荔支剝了殼，去了核，送在爾口裏，只要爾嚙一嚙。」

頌曰：

「描不成兮畫不就，贊不及兮休生受；本來面目沒處藏，世界壞時渠不朽。」

第二十四則、離卻語言

風穴和尚因僧問：「語默涉離微，如何通不犯？」穴云：「長憶江南三月裏，鷓鴣啼處百花香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風穴機如掣電，得路便行，爭奈坐前人舌頭不斷，若向者裏見得親切，自有出身之路。且離卻語言三昧，道將一句來！」

頌曰：

「不露風骨句，未語先分付；進步口喃喃，知君大罔措。」

第二十五則、三座說法

仰山和尚夢見往彌勒所，安第三座，有一尊者白槌云：「今日當第三座說法。」山乃起白槌云：「摩訶衍法，離四句絕百非，諦聽！諦聽！」

無門曰：

「且道：是說法不說法，開口即失，閉口又喪，不開不閉，十萬八千。」

頌曰：

「白日青天，夢中說夢；捩怪捩怪，誑諱一眾。」

第二十六則、二僧卷簾

清涼大法眼因僧齋前上參，眼以手指簾，時有二僧同去卷簾，眼曰：「一得，一失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且道：是誰得誰失？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，便知清涼國師敗闕處，然雖如是，切忌向得失裏商量。」

頌曰：

「卷起明明徹太空，太空猶未合吾宗；爭似從空都放下，綿綿密密不通風。」

第二十七則、不是心佛

南泉和尚因僧問云：「還有不與人說底法麼？」泉云：「有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不與人說底法？」泉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南泉被者一問，直得揣盡家私，郎當不少。」

頌曰：

「叮嚀損君德，無言真有功；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」

第二十八則、久響龍潭

龍潭因德山請益抵夜，潭云：「夜深，子何不下去？」山遂珍重揭簾而出，見外面黑，卻回云：「外面黑。」潭乃點紙燭度與，山擬接，潭便吹滅，山於此忽然有省，便作禮，潭云：「子見箇甚麼道理？」山云：「某甲從今日去，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。」至明日，龍潭陞堂云：「可中有箇漢，牙如劍樹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頭，他時異日，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在。」山遂取疏抄，於法堂前將一炬火，提起云：「窮諸玄辨，若一毫致於太虛，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」將疏抄便燒，於是禮辭。

無門曰：

「德山未出關時，心憤憤，口悻悻，得得來南方，要滅卻教外別傳之旨。及到澧州路上，問婆子買點心，婆云：『大德車子內，是甚麼文字？』山云：『金剛經抄疏。』婆云：『只如經中道：過去心不可得，見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大德要點那箇心？』德山被者一問，直得口似匾擔。然雖如是，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卻，遂問婆子：『近處有甚麼宗師。』婆云：『五里外有龍潭和尚。』及到龍潭，納盡敗闕，可謂是前言不應後語。龍潭大似憐兒不覺醜，見他有些子火種，即忙將惡水，驀頭一澆澆殺，冷地看來，一場好笑。」

頌曰：

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不如聞名；雖然救得鼻孔，爭奈瞎卻眼睛。」

第二十九則、非風非幡

六祖因風颺剎幡，有二僧對論，一云幡動，一云風動，往復曾未契理，祖云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」二僧悚然！

無門曰：

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不是心動，甚處見祖師？若向者裏見得親切，方知二僧買鐵得金。祖師忍俊不禁，一場漏逗。」

頌曰：

「風幡心動，一狀領過；只知開口，不覺話墮。」

第三十則、即心即佛

馬祖因大梅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云：「即心是佛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能直下領略得去，著佛衣，喫佛飯，說佛話，行佛行，即是佛也。然雖如是，大梅引多少人，錯認定盤星。爭知道說箇佛字，三日漱口，若是箇漢，見說即心是佛，掩耳便走。」

頌曰：

「青天白日，切忌尋覓；更問如何？抱賊叫屈。」

第三十一則、趙州勘婆

趙州因僧問婆子：「臺山路向甚處去？」婆云：「驀直去。」僧纔行三五步，婆云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？」後有僧舉似州，州云：「待我去與爾勘過這婆子。」明日便去，亦如是問，婆亦如是答，州歸謂眾曰：「臺山婆子，我與爾勘破了也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婆子只解坐籌帷幄，要且著賊，不知趙州老人，善用偷營劫寨之機，又且無大人相，檢點將來，二俱有過，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？」

頌曰：

「問既一般，答亦相似；飯裏有砂，泥中有刺。」

第三十二則、外道問佛

世尊因外道問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」世尊據座，外道贊歎云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乃具禮而去。阿難尋問佛：「外道有何所證，贊歎而去？」世尊云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阿難乃佛弟子，宛不如外道見解，且道：外道與佛弟子，相去多少？」

頌曰：

「劍刃上行，冰稜上走；不涉階梯，懸崖撒手。」

第三十三則、非心非佛

馬祖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者裏見得，參學事畢。」

頌曰：

「路逢劍客須呈，不遇詩人莫獻；逢人且說三分，未可全施一片。」

第三十四則、智不是道

南泉云：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南泉可謂老不識羞，纔開臭口，家醜外揚。然雖如是，知恩者少。」

頌曰：

「天晴日頭出，雨下地上濕；盡情都說了，只恐信不及。」

第三十五則、倩女離魂

五祖問僧云：「倩女離魂，那箇是真底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者裏悟得真底，便知出殼入殼，如宿旅舍，其或未然，切莫亂走，驀然地水火風一散，如落湯螃蟹，七手八腳，那時莫言不道。」

頌曰：

「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；萬福萬福，是一是二。」

第三十六則、路逢達道

五祖曰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，且道：將甚麼對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者裏對得親切，不妨慶快！其或未然，也須一切處著眼。」

頌曰：

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；攔腮劈面拳，直下會便會。」

第三十七則、庭前柏樹

趙州因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州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趙州答處見得親切，前無釋迦，後無彌勒。」

頌曰：

「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；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」

第三十八則、牛過窗櫺

五祖曰：「譬如水牯牛過窗櫺，頭角四蹄都過了，因甚麼？尾巴過不得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者裏，顛倒著得一隻眼，下得一轉語，可以上報四恩，下資三有。其或未然，更須照顧尾巴始得。」

頌曰：

「過去墮坑塹，回來卻被壞；者些尾巴子，直是甚奇怪。」

第三十九則、雲門話墮

雲門因僧問：「光明寂照遍河沙。」一句未絕，門遽曰：「豈不是張拙秀才語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門云：「話墮也！」後來死心，拈云：「且道：那裏是者僧話墮處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向者裏，見得雲門用處孤危，者僧因甚話墮，堪與人天為師；若也未明，自救不了。」

頌曰：

「急流垂釣，貪餌者著；口縫纔開，性命喪卻。」

第四十則、趯倒淨瓶

滄山和尚始在百丈會中充典座，百丈將選大滄為主人，乃請同首座，對眾下語，出格者可往。百丈遂拈淨瓶，置地上，設問云：「不得喚作淨瓶，汝喚作甚麼？」首座乃云：「不可喚作木渌也。」百丈卻問於山，山乃趯倒淨瓶而去。百丈笑云：「第一座輸卻山子。」也因命之為開山。

無門曰：

「滄山一期之勇，爭奈跳百丈圈圍不出，檢點將來，便重不便輕，何故[斬/耳]脫得盤頭，擔起鐵枷。」

頌曰：

「颺下籬籬并木杓，當陽一突絕周遮；百丈重關攔不住，腳尖趯出佛如麻。」

第四十一則、達磨安心

達磨面壁，二祖立雪斷臂云：「弟子心未安，乞師安心。」磨云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祖云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磨云：「為汝安心竟」

無門曰：

「缺齒老胡，十萬里航海特特而來，可謂是無風起浪，末後接得一箇門人，又卻六根不具。咦！謝三郎，不識四字。」

頌曰：

「西來直指，事因囑起；撓聒叢林，元來是爾。」

第四十二則、女子出定

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，值諸佛各還本處，惟有一女人，近彼佛坐，入於三昧，文殊乃白佛云：「何女人得近佛座，而我不得？」佛告文殊：「汝但覺此女，令從三昧起，汝自問之。」文殊遶女人三匝，鳴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盡其神力而不能出，世尊云：「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女人定不得。」下方過一十二億河沙國土，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，須與罔明大士從地湧出，禮拜世尊，世尊敕罔明，卻至女人前鳴指一下，女人於是從定而出。

無門曰：

「釋迦老子做者一場雜劇，不通小小，且道：文殊是七佛之師，因甚出女人定不得？罔明初地菩薩，為甚卻出得？若向者裏見得親切，業識忙忙那伽大定。」

頌曰：

「出得出不得，渠儂得自由；神頭并鬼面，敗闕當風流。」

第四十三則、首山竹篋

首山和尚拈竹篋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，若喚作竹篋則觸，不喚作竹篋則背，汝諸人且道：喚作甚麼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喚作竹篋則觸，不喚作竹篋則背，。不得有語，不得無語，速道！」

頌曰：

「拈起竹篋，行殺活令；背觸交馳，佛祖乞命。」

第四十四則、芭蕉拄杖

芭蕉和尚示眾云：「爾有拄杖子，我與爾拄杖子；爾無拄杖子，我奪爾拄杖子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扶過斷橋水，伴歸無月村，若喚作拄杖，入地獄如箭。」

頌曰：

「諸方深與淺，都在掌握中；撐天并拄地，隨處振宗風。」

第四十五則、他是阿誰

東山演師祖曰：「釋迦彌勒猶是他奴，且道他是阿誰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也見得他分曉，譬如十字街頭撞見親爺相似，更不須問別人道是與不是。」

頌曰：

「他弓莫挽，他馬莫騎，他非莫辨，他事莫知。」

第四十六則、竿頭進步

石霜和尚云：「百尺竿頭如何進步？」又古德云：「百尺竿頭坐底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，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十方世界現全身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進得步翻得身，更嫌何處不稱尊？然雖如是，且道：百尺竿頭如何進步？嘎！」

頌曰：

「瞎卻頂門眼，錯認定盤星；拚身能捨命，一盲引眾盲。」

第四十七則、兜率三關

兜率悅和尚設三關問學者：「撥草參玄，只圖見性，即今上人，性在甚處？識得自性，方脫生死，眼光落時，作麼生脫？脫得生死，便知去處，四大分離，向甚處去？」

無門曰：

「若能下得此三轉語，便可以隨處作主，遇緣即宗。其或未然，麤餐易飽，細嚼難飢。」

頌曰：

「一念普觀無量劫，無量劫事即如今；如今覷破箇一念，覷破如今覷底人。」

第四十八則、乾峰一路

乾峰和尚因僧問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甚麼處？」峰拈起拄杖，劃一劃云：「在者裏。」後僧請益雲門，門拈起扇子云：「扇子[跳-兆+孛]跳，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。東海鯉魚打一棒，兩似盆傾。」

無門曰：

「一人向深深海底行，簸土揚塵，一人於高高山頂立，白浪滔天。把定放行，各出一隻手，扶豎宗乘，大似兩箇馳子相撞著。世上應無直底人，正眼觀來，二大老總未識路頭在。」

頌曰：

「未舉步時先已到，未動舌時先說了；直饒著著在機先，更須知有向上竅。」

從上佛祖垂示機緣，據款結案，初無剩語。揭翻腦蓋，露出眼睛，肯要諸人，直下承當，不從他覓。若是通方上士，纔聞舉著，便知落處。了無門戶可入，亦無階級可升。掉臂度關，不問關吏。豈不見玄沙道：「無門，解脫之門；無意，道人之意。」又白雲道：「明明知道，只是者箇，為甚麼？透不過！」恁麼說話，也是赤土搽牛糞，若透得

無門關，早是鈍置無門；若透不得無門關，亦乃辜負自己。所謂：「涅槃心易曉，差別智難明，明得差別智，家國自安寧。」

時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，楊岐八世孫 無門比丘慧開謹識
無門關卷終



《內觀雜誌》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 313 號

1995 年 10 月 1 日創刊

發行人：李雪卿

編輯：內觀雜誌編輯組

宗旨：弘揚佛法的義理和介紹內觀法門

聯絡：320 中壢市郵政信箱 9-110

網站：www.insights.org.tw

<http://140.115.120.165/forest/>